

中学生文学欣赏

外国文学名著

第一辑



新蕾出版社

BZ87129

中学生文学欣赏

87

I106

100

2:1

外国文学专辑

I



388506

上

版

社

责任编辑：刘晓梅

中学生文学欣赏
外国文学专辑
第一辑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11 插页2 字数165,000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4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393 定价：1.40元

◀中学生文学欣赏▶

主编 鲍 昌

李知光

外国文学专辑

主编 张 弛

编者的话

单是准备报考大学中文系的中学同学，单是准备或正在从事文学创作和其它类似工作的人，才需要多读一些文学作品吗？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式的。

大至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具体到每一个人，是否文明，文明的程度如何，这需要进行多方面的、综合性的考察，而文学的素质怎样，则是考察的内容之一。

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到今天，出现了两种看似相反对立，实则相辅相成的现象：一方面，学科的分工愈来愈细；另一方面，学科与学科之间，又呈现出一种相互交叉和溶合的状态。任何一门学科的繁荣与发展，都得依赖于其它学科的诱发与推动。科学与文学，好象相距很远。按照历来的说法，一个靠的是概念的演绎与推理，一个则靠形象的思维。但是，近代以来的不少大科

学家，都在用切身的体会证明着：作为文学创作特征之一的形象思维，对科学上的发明与创造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。当然，文学创作也同样离不开科学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家，如果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情景一无所知，他就难以反映出当今社会的趋向与特点。也不能准确而生动地剖析现代人的生活、工作、思维和心理方式，描绘出他们的思想性格特点。

那么，在文学本身的范围来说，人才如何造就，创作又如何繁荣呢？个人不断地提高文学修养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但是，在其周围，如果不能形成一种浓重的文学气氛，虽天才横溢，他亦难以生长；而整个国家、整个民族，如果缺乏一种广阔深厚的文学环境，虽有良好的愿望、急迫的心情，创作也是很难真正繁荣的。

基于以上这些认识，我们编辑了《中学生文学欣赏》丛书，分为“中国文学欣赏”和“外国文学欣赏”两种专辑。

本辑系外国文学欣赏部分。众所周知，在“十年动乱”中，外国文学是被当作“封、资、修”之一而彻底否定的。一般人都不易看到，更不要说是青少年学生了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。然而，虽出版了大量外国

文学作品，却又往往良莠并出，高下杂陈，且缺乏具体而准确的分析评价。在中学语文课本中，接触外国文学作品是比较少的，因而就容易出现两种情况：或者孤陋寡闻，外国文学的知识少得可怜；或者“抓在篮里就是菜”，好坏不分，全盘接受。这些情况应该改变。做为一个中学毕业生，在外国文学修养方面，应该达到，既能阅读相当范围的作品又要具备一定程度的鉴别和欣赏能力。

为了使读者能同时欣赏到不同时期、不同国家和不同风格的作家的作品，本书在编选作品（以中、短篇小说为主）时，既不按历史顺序，也不以地区或作家为单位分册，而采取一种“多角的”和“大交叉”的编法。每一辑中，选登若干位作家的作品，加以分析介绍，并有一部具体形象地描叙一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的文学传记，以增加大家阅读的兴趣。

目 录

花园茶会	[新西兰]凯·曼斯菲尔德 (1)
巴克妈妈的一生	[新西兰]凯·曼斯菲尔德 (27)
洋娃娃的房子	[新西兰]凯·曼斯菲尔德 (39)
《花园茶会》、《巴克妈妈的一生》、	
《洋娃娃的房子》赏析	王秋荣 (3)
老人与海	[美国]厄·海明威 (62)
《老人与海》赏析	杨莉萍 (175)
木木	[俄国]屠格涅夫 (184)
《木木》赏析	许桂亭 (237)
大仲马传	张弛 绪光 (247)
外国文坛轶闻	施殊辑 (331)

花园茶会

〔新西兰〕凯·曼斯菲尔德

那天天气终究是恰如人意。就是预先定制，也不会有更完美的天气来开花园茶会了。温暖和暖，没有风，也没有云，蓝天上笼着淡淡的金色的烟霭，象初夏时节有时那样。天刚黎明，园丁就起来修剪、清理草坪，直到整片草地和种矢菊的深色平坦的玫瑰形花坛都似乎在发光。至于玫瑰，你禁不住会觉得，它们是了解这一点的：在花园茶会上，只有玫瑰引人注目，只有玫瑰尽人皆知。玫瑰在一夜之间，开放了几百朵，是的，足有几百朵。绿色的枝茎给压得弯了下来，仿佛接受过仙人的拜访。

早点还没有完，搭帐篷^①的工人就来了。

“帐篷该搭在哪儿，母亲？”

① 帐篷：新西兰、澳大利亚一带，节日或宴会时，常在户外用帆布搭棚，无壁，不同于帐篷，姑译为帐篷。

“亲爱的孩子，不用问我。今年这些事，我决定都让你们孩子管。别想着我是你们母亲，就把我当做贵客好了。”

但是梅格不可能去管那些人。早餐前她洗了头，正坐着喝咖啡，头上裹着绿色的头巾，深色的湿发髻一边一个地贴在脸上。那蝴蝶似的乔丝，总是穿着绸衬裙和一件短晨衣就下楼来。

“萝拉，非你去不可了。你有艺术眼光。”

萝拉飞开去了，还拿着她那块黄油面包。有个借口在户外吃东西多香甜，再说，她乐意管事，她总觉得她能比别人安排得好。

四个人站在花园小路上，聚在一起，只穿着衬衫。他们拿着卷着帆布的木架子，背着大工具袋，看上去很神气。萝拉现在希望她没有拿那片黄油面包，但是没有地方搁，也不能扔掉。她走近他们时，努力板着脸，甚至装做有点近视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

“早安，”她说，模仿着她母亲的声调。但是听来非常矫揉造作，她很不好意思，象个小女孩似的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噢——呃——你们来——是搭棚的事吗？”

“对了，小姐，”工人中最高的一個说。他是个脸上满是雀斑的瘦高小伙子。他移动一下工

具袋，把草帽推到脑后，向下朝她微笑。“就是来搭棚的。”

他的微笑是这样随和，这样友好，使得萝拉恢复了常态。他有多么可爱的眼睛，不大，可是那样的深蓝色！于是她看着其他几个人，他们也都在微笑。“高高兴兴的，我们不会咬人。”他们的微笑似乎在说。工人多么可爱！多么美妙的早晨！她不当提起早晨；她得象个办事的样儿。那帐篷。

“好吧，放在百合花圃那边怎么样？行吗？”

她用没有拿面包的手指着百合花圃。他们转脸朝那边看。一个小胖子努出了下唇，高个子皱眉了。

“我不喜欢，”他说。“不够显眼。你知道吧，象帐篷这样的东西，”他毫不拘束地转向萝拉，“得搁在一个地方，就象在你眼睛上砰一下子猛打了一拳似的。你懂吗？”

萝拉的教养使她纳闷了一会儿，一个工人对她说什么往眼睛上砰一下子猛打一拳，是不是够尊重？但是她确实懂他的话。

“放在网球场的一角吧，”她提议。“不过乐队要占另一个角的。”

“哼，还要有乐队，是吧？”另一个工人说。他的脸色苍白，形容憔悴，深色的眼睛打量着网球场，他在想什么？

“只不过是是个很小的乐队，”萝拉温和地说。如果乐队很小，或许他不会太介意。但是高个子插话了。

“喂！小姐，那儿才是个地方。那些树前头。那边。效果会好的。”

在卡拉卡树^①前面。那么卡拉卡树就看不见了。那些树很可爱，叶子宽大、发亮，还有一串串黄色的果实。它们就象你想象中的长在荒岛上的树，骄傲，孤独，在沉默的辉煌里把树叶和果实举向太阳。它们必须让帐篷遮住吗？

它们就得被遮住。工人们已经扛起帆布卷走过去了。只有高个子落在后面。他弯身捏着熏衣草的嫩枝，然后闻着拇指和食指上的香气。萝拉看见这姿势很觉惊奇，他居然在乎这些——在乎熏衣草的香气。她认识的人里有几个会这样做？工人们真是可爱得出奇，她想。为什么她不能有工人朋友呢？他比那些和她跳舞，每个星期天夜晚来吃晚饭的傻头傻脑的青年们强多了。她和这样

① 卡拉卡树：一种新西兰树木，种子煮熟干燥后可食，生时有毒，果实呈橙黄色。

的人会相处得好得多。

高个子正在一个信封背面上画着什么，那是要系起来或是留着挂起来的什么东西。萝拉认定一切过错都在那悖情背理的阶级差别。在她这方面，她可没有感觉到这种差别。一点儿也没有，一丝一毫也没有……。于是传来了木锤敲打的嘤嘤声。有人吹口哨，有人唱起歌来：“你就在那儿么？伙伴儿！”“伙伴儿！”其中包括了多少友谊，多少——多少——。只为了证明她有多么快活，让高个子看看她有多么自在，而且她是多么蔑视愚蠢的习俗，萝拉瞪着这张小小的画儿，大大地咬了一口黄油面包。她觉得自己就象个女工。

“萝拉，萝拉，你在哪儿？电话，萝拉！”声音从房子里传出来。

“来啦！”她滑了开去，掠过草坪，上了小路，上台阶，穿阳台，进了门廊。在门厅里，她的父亲和劳利正在刷帽子，准备上班去。

“喂，萝拉，”劳利很快地说，“在下午以前，你看看我的上衣好吗？看要不要熨一下。”

“好吧，”她说。忽然间她止不住自己，跑向劳利，轻轻地迅速地拥抱他一下。“噢，我真爱宴会，你呢？”萝拉说着，几乎喘不过气来。

“还可以，”劳利那热情的，孩子气的声音说，他也抱了妹妹一下，然后轻轻一推。“快去接电话吧，傻姑娘。”

电话。“是的，是的，噢，是的。基蒂吗？早安，亲爱的。来吃午饭？千万来，亲爱的。当然高兴。午饭很凑合——只有些干三明治和碎的蛋白甜饼，还有些什么剩东西。是的，真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早晨，不是吗？你的白衣服？我当然应该了。等一会儿，别挂断。母亲在叫。”萝拉往后靠了靠。“什么？母亲？听不见。”

薛立丹太太的声音从楼梯上飘下来。“告诉她戴上那顶漂亮帽子，她上星期天戴的。”

“母亲说，要你戴那顶漂亮帽子——你上星期天戴的。好，一点钟。再见。”

萝拉放回话筒，举起两臂伸了个懒腰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把手臂张开放下。“唉。”她叹了口气，叹气过后她立即很快坐起来。她平静地倾听着。房子里所有的门似乎都打开了。轻捷的脚步和这里那里的话音使得房子里充满了生气。通往厨房一带的包着绿毡的门开了又关上，发出闷住的声音。这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嘎嘎声。那是在推动沉重的钢琴，琴身下不灵活的小轮子在响。空气真好！如果你停下来留心一下的

话，是否空气总是这样呢？轻风在追着玩，从窗顶进来，又从门里出去。小小的两点阳光，一点在墨水瓶上，一点在银相框上，也在嬉戏。可爱的小小的光点。特别是墨水瓶盖上的那一点。它是温暖的。一颗小的温暖的银星。她简直想吻它。

前门铃响了，楼梯上传来塞迪的印花布裙窸窣的声音。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低低地说什么。塞迪不在意地回答：“我真不知道。等等，我去问薛太太。”

“什么事，塞迪？”萝拉走进门廊。

“是花店的人，萝拉小姐。”

果然是的。一进门处放着一个大浅盘，满装着粉红的盆栽百合。只有这一种，没有别的，只有百合——美人蕉百合，粉红色的大花朵，正在盛开，光辉夺目，在光润的深红色的茎上，活泼的生意咄咄逼人。

“噢，塞迪！”萝拉说。声音象是轻轻的呻吟。她蹲下来，似乎要用百合的光焰温暖自己；她觉得它们在她的手指里，在她的嘴唇上，在她的胸中生长着。

“弄错了。”她含糊地说。“没有人定过这么多。塞迪，去请母亲来。”

就在这时薛立丹太太来了。

“没有错。”她平静地说。“对的，是我定的花。这些花不是很可爱吗？”她按一按萝拉的手臂。“昨天我走过花店，看见橱窗里放着这些花。我忽然想，一辈子就这一回，我要有足够的美人蕉百合。花园宴会是个好借口。”

“可我以为你说过你不想干预。”萝拉说。塞迪已经走了。花店的人还在外边运货车旁。她搂住母亲的脖子，轻轻地，很轻地，咬母亲的耳朵。

“亲爱的孩子，你不会喜欢一个一板一眼的母亲的，你会吗？别这样。送花的人在这儿呢。”

他仍在搬进花来，另一满盘。

“请把花儿摆好，就在一进门的门廊两边。”薛立丹太太说。“萝拉，同意吗？”

“噢，好极了，母亲。”

在休息室里，梅格·乔丝和矮个儿的好汉斯终于把钢琴搬好了。

“要是我们把这睡椅靠墙放着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搬出去，只留椅子。你们觉得怎样？”

“行。”

“汉斯，把这些桌子都搬到吸烟室去，拿个

扫帚来扫掉地毯上的痕迹——慢着，汉斯——”
乔丝爱向仆人发号施令，而他们也乐于听从她。
她总是使他们觉得象是在参加演一场戏。“告诉
母亲和萝拉小姐立刻到这儿来。”

“是，乔丝小姐。”

她转向梅格。“我想听听钢琴的音对不对。
万一今天下午人家要我唱歌呢。我们试一遍《烦
闷的生活》吧。”

砰！塔——塔——塔——迪——塔！钢琴的声音猛地
响得激动人心，乔丝的脸色变了。她两手紧握。
当她母亲和萝拉走进来时，她忧郁而又莫测高深
地望着她们。

生活多么令人厌烦，
一滴眼泪——一声悲叹。
爱情反复易变，
生活多么令人厌烦，
一滴眼泪——一声悲叹。
爱情反复易变，
分手……在顷刻间！

在“顷刻间”这几个字上，虽然钢琴的声响
哀痛欲绝，她的脸上却绽开了一个光彩焕发，毫
无同情心的微笑。